

劳动的诗意之美

程毅飞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劳动为荣的传统美德，这些美德几经积淀、提炼和升华，产生出了许许多多歌颂劳动的诗篇，从而形成了劳动的诗意之美。

歌颂劳动之美的最早诗篇，当数《诗经》。在这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中，就有这样的描写：“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芣之。”芣苢即车前草。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车前草儿采呀采，采呀快快采起来。车前草儿采呀采，采呀快快采起来。车前草儿采呀采，采呀快快采起来。车前草儿采呀采，采呀快快采起来。车前草儿采呀采，采呀快快采起来。车前草儿采呀采，采呀快快采起来。车前草儿采呀采，采呀快快采起来。车前草儿采呀采，采呀快快采起来。车前草儿采呀采，采呀快快采起来。车前草儿采呀采，采呀快快采起来。”全诗只有短短六句，

但却用重复叠唱的手法，把几个女子在田间采摘车前草的劳动场景和喜悦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唱读这样的诗歌，仿佛一缕春风拂过面颊，让人生出“宠辱皆忘”的忘情之美。

劳动是美的，也是艰辛的。正因为艰辛，诗人们才歌颂劳动、赞美劳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代诗人李绅的这首《悯农》诗，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正值正午，烈日似火，炙烤着大地，也炙烤着田间劳作的农人身上，巨大的汗珠从农人的头上滚下来，落在长着庄稼的土里就无影无踪了。然后诗人笔锋一转，告诫人们，要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杜绝浪费，爱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与《悯农》同出一辙的是白居易

的《观刈麦》：“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同样写出了劳作的艰难和劳动者的不易。

《四时田园杂兴》是南宋诗人范成大退居家乡后写的一组大型田园诗，共六十首，描写了农村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景色和农民的生活，生动描绘了一幅田园农作动态图，宛如农村生活的长幅画卷。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农忙时节，大人们早出晚归，白天种田晚上搓麻，各自都在忙碌着，不会种田织布的小孩也没闲着，站在桑树的树荫下，也学着大人的样子，有模有样地种起瓜来。这是一幅多么热烈、生动而富有情趣的劳动图画啊。品读这样的诗，谁不能不由衷地赞叹劳动

的欢畅和美好呢！

诗人泰戈尔也写过一首赞美劳动的诗：“在花朵的梦中，园丁永远醒着。”全诗虽仅有12个字，却写尽了劳动之美，抒发出了花朵对园丁刻骨铭心的爱。正因为有了园丁不分昼夜、不辞辛苦的劳作和呵护，才有了花朵的亮丽和芬芳，园丁也才能走进花朵的梦中，成为花朵心目中永恒的圣者。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要想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就必须热爱劳动，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撸起袖子加油干”，以劳动的姿态书写诗意人生。“五一”国际劳动节，重读古诗中这些关于劳动的诗句，让我们又一次领略到了劳动的诗意之美，感受到了劳动者的勤奋、美丽和伟大。

给父亲洗澡

永善

去年年底的一次意外摔伤，让本就腿脚不便的父亲行动更加艰难，为了更好地治疗和恢复，父亲终于答应来城里住一阵子。

车子穿梭在蜿蜒曲折的乡村水泥路上，仿佛游走在诗情画意中，挤进车内的槐花香，勾起我对小时候几多记忆。你家能不能洗澡？父亲冷不丁问了我一句。当然能。那好，父亲喃喃道。透过后视镜，我看到父亲脸上闪过一丝欣慰。对父亲这一代人而言，洗澡是很奢侈的事情。老家的小山村地处土塬上，地势较高，有时连吃水都困难，更别说洗澡。距家十几里的小镇上倒是有人能排几里长队。听母亲说，父亲曾排过队，但最终没有进去，舍不得口袋里的三毛钱。你家的木盆大不大？父亲又问了一句。没有木盆。我知道他问话的意思，故意逗他说。父亲问的木盆是以前农村洗澡用的，我家就有一个，那也是我在其他小伙伴面前骄傲的资本。夏日，木盆里清凉的泉水洗去满身的燥热；秋日，木盆里百草的药水洗去身上的虫螨；冬日，木盆里滚热的煎水洗去浑身的寒气；春日，木盆里花露的香水洗去周身的困意。幼小的我们像小鱼一样被父亲的大手捉溜来捉溜去，有时浑身还被搓得通红，疼得哇哇大哭，但很快就被洗完后的舒坦替代。有一年冬天，连日大雪纷飞，农户们都闭门不出，为了治哥哥身上的疥疮，父亲每天都要给哥哥洗澡，为多备些柴火，父亲曾上山砍柴，不小心摔到了山坡下，差点落下终身残疾。正是因为父亲的坚持，我们姊妹几个少有同村伙伴们的各类皮肤病，身上头上不长虱子。

父亲知道晚饭后要给他洗澡，像小孩一样既期待又忐忑，一会儿到卫生间看看，一会儿把换洗衣服翻来翻去，一会儿把洗脸毛巾拧了又拧……我也多少有些莫名的激动，毕竟多年来除了嘘寒问暖，我还从来没有和父亲“坦诚相见”过。父亲踉跄着走进浴室，不冷不热的水从他身上缓缓流下，洗发水、护发素、沐浴露，一样一样，一遍一遍，我给父亲轻轻揉搓，轻推轻拍着。父亲一手扶着浴门把手，一手抓住我的肩膀，努力地站直，干瘦的身体收得很紧，浑身微微打颤，淋浴喷头的水蒸气慢慢弥漫开来，父亲显得既兴奋又紧张。父亲头发全白了，头也歇顶了，水珠在他头上毫不犹豫地滑落，连洗发水都没机会泛起泡沫；父亲的脸庞干瘦消瘦，槽牙的脱落让两腮吸得很深，我触摸他的脸就像在触摸牙床；父亲的胸骨一根根突兀着，像老树的年轮，在热水的冲洗下泛着一道道红晕；父亲的双腿因手术和关节变形有些弯曲，曾经的两腿汗毛不见了踪影，松弛的皮肤布满了伤疤。水热不热，烫不烫？眼睛辣不辣，腿脚困不困？我不时问父亲。好着呢！让你给我洗澡都要不得！父亲说。你咋这么说，你和我妈把我们姊妹几个养大，给我们洗了多少回澡呀。

第一次看父亲高大磊落的身躯，第一次用手抚摸父亲周围的肌肤，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听父亲的呼吸，虽然明知无法阻挡岁月对父亲身体的摧残，但我多么希望能用自己的双手洗去他所有苦难。向上、向下，就是这个地方，刚好，美太……我按照父亲的“指令”卖力地揉搓着，他也适时地挺挺腰、抬抬头、伸伸腿、屈屈肘，认真地配合着，像小孩一样听话，甚是可爱。父亲不让我搓他胳膊窝，我却故意又在他胳膊窝挤了点沐浴露，父亲笑得弯成了一张弓。

出了卫生间的门，父亲问，几时再洗？我说，随时都可以。



商洛山

(总第2322期)

刊头摄影 唐锋珍



结缘南京奥体

战无炎

因来南京，便与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结下了不解之缘。

初来南京，报到的当天中午，热心的全主任带我熟悉办公大楼新城大厦A、B、C、D、E座和连接地下通道的第一、二、三、四食堂，穿过奥体东地铁站2号出口便直达奥体。方向感不强的我，经过同事轮番轰炸式地边走边讲，一处接一处地转悠，有些蒙圈，初次触及来不及回味，似乎没能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接下来的两个多月，近在眼前的奥体似乎被我冷落了、忽略了。租房子、协调挂职事务、走访一道赴宁的同事、熟悉挂职单位、参与岗位业务、联系宁商协作事宜……一桩接一桩的新事，一个个陌生的面孔似乎填满我的思绪、时间和空间。

春节过后，再次来到南京，工作生活都归于自然、平静和有序。闲暇时，我最常去的就是奥体中心。环走四周，林林总总的体育场、训练场、体育馆、游泳馆、网球场、体育科技中心和文体创业中心场馆错落布局，大大小小的草坪、花坛、

绿茵带镶嵌其间，高大的梧桐、楠木环抱四周。贯通上下、四通八达的出入口和步道，随处可见倚在转角处、树荫下的一排排长椅，温馨提醒行人歇下脚步慢慢欣赏。每天出入的新城大厦E座与奥体相向而立，被江东中路、地铁2号线地上下地东西贯通，我所在25层办公室正对着奥体。得天独厚的位置，使我有了一定的闲时眺望奥体的雅兴。

谷雨时节的南京，晴空万里，郁郁葱葱，一派生机盎然，眼前的车辆川流不息，不远处4个“水滴”状的江苏大剧院披着钛合金板外衣银光闪闪，远处的长江航路隐约看到一艘艘移动的船只。无论俯仰还是远眺，目光永远躲不过坐落其中的奥体，尤其那地标性建筑体育场顶部红色的“世界第一双拱”，像两把大弓拉起钢屋盖，耀眼夺目。夜间眺望，眼前一片灯光璀璨，灯光点亮的“双拱”，在对面商场大厦霓虹夜景下，更像星空下跃起的两道彩虹，红彤彤的，庄重而不失灵动。

我生活的小城，没有满眼的高楼大

厦，也没有像奥体一样高大上的体育建筑，小到可能走两步就能遇到熟人，那里没有大都市的繁华，却有像我这样的很多人的牵挂。平日里，与南京的同事讲得最多的是宁商协作的故事，关注最多的是家乡一点一滴变化，遥想跨越千里之外的夜空，灯光点缀的龟山、金凤山和秦岭深处的家乡小城，现在变得一定更加宁谧和温馨吧！

离开家乡，却离不开家乡丹江河畔早已养成的习惯和爱好。临行前，备好的篮球、跑步鞋遇上奥体，自然派上用场。新的一年，新的时节，眼前的奥体便成为闲暇之余时常光顾的乐园。清晨，被闹钟催醒，一番穿戴洗漱，横穿四条马路或转过两个地铁口走进奥体东门，打卡“南京奥体悦享跑”，戴上耳机，慢跑在红黄蓝彩虹跑道，开启新的一天。晚饭后的时光最为惬意，独自一人漫步奥体时，边走边回味一天来工作的点点滴滴，盘算着第二天的学习计划；有时会遇上学习挂职的同事一道，谈天说地，交流体会，你一言我一语细说着宁商两地的变迁，规划畅想着家乡的

未来。节假日休息时间，泡在奥体的时间就长，装满热水瓶，背上心爱的篮球，走进一排排整齐的室外篮球场，跑场地练运球、看视频学突破技巧、定点或跑步起跳投篮、随机组队打比赛，一连串操作下来就是半天，虽汗流浹背，却身心舒展、酣畅淋漓，偶尔小磕小碰小伤却不亦乐乎，运动并快乐着。

日光如梭。掐指一算，离挂职一年的日子仅剩一半时间。一次次眺望奥体，一次次走进奥体，目睹大、全、美、精的建筑场馆和人来人往的场景，不禁感慨南方都市“强、富、美、高”，人们追求文明健康绿色低碳新时尚。一次次浏览家乡微信公众号，一次次与家乡人的通话交流，更加感叹家乡绑定“一都四区”，打造“安宁商洛、礼仪商洛、22℃商洛、精致商洛”的干劲和日新月异的变化。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时刻激励感召着我一如既往努力挂职锻炼，更吸引着我回乡的那一刻，走一走扮靓的丹江步道，逛一逛新建的城市公园，看一看贯通小城东西北南的高速延伸大道和正在施建的高铁新城。

我家的小小“动物园”

李承锦



我有一个快乐的家，这个家像一个小动物园，住着几只性格特点不同的“动物”，到底是怎样的呢？一起走进这个小小“动物园”吧！

“猴乐”妹妹

我的妹妹属猴，她的性格很像猴子，而且还是一只馋猴子呢！一次我们全家去登华山，她一路上蹦蹦跳跳的，真是调皮。登山时我和爸爸妈妈都气喘吁吁地走着台阶，再看看妹妹，一蹦一跳就上去了，我爸爸都追不上！好不容易等她停下来，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她：“你不累吗？”“一点也不累呀！”妹妹回答，我惊得瞪大了眼睛。

她还特别能吃，尤其喜欢吃香蕉。妈妈买了一大把香蕉，说吃完饭才能吃香蕉，妹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桌子上的香蕉，一吃完饭就狼吞虎咽地吃了好几根香蕉，打了个饱嗝说：“我吃饱了！”你说她像不像一只猴子呢？

“懒猪”爸爸

我的爸爸非常懒，脾气又如同一只狮子。爸爸回家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或者睡觉，吃完饭还是这样子。偶尔把家里的地拖一下，但只是偶尔！一次我的数学题做错了，“猪”就发威了，那声音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动起来，真是可怕！我连滚带爬地逃出“人间地狱”。

贪吃暴躁的“小老虎”

我呀，可是家里既贪吃又暴躁的“小老虎”。我特别喜欢吃肉，过年时，有鸡肉鸭肉牛肉鱼肉……乎都是我吃完的。我的脾气也很暴躁，总是和妹妹吵架，可当我想到我也有错时，我就会给妹妹道歉，我们姐妹又重归于好了！

这就是我们家小小“动物园”，你喜欢吗？

送出院的母亲回化庙那天，场院坝坎下的土路边，两簇阳坡奶奶熟得红艳艳。若是前几年，我会欣喜地爬上小藤萝，拽着它的枝藤边吃边摘。等藤萝差不多装满，才心满意足地离开，带到城镇分送给亲友们的孩儿尝鲜。

阳坡奶奶，是商洛山坡上零星生长着的一种山果。果实呈八字形分叉，形如母乳；刚结下时为绿色，随着渐渐成熟，颜色由绿变黄，再变红，一茬接着一茬；又多长在向阳之处，乡亲们就给取了个亲切而雅俗共赏的名字。其实，它的学名叫权把果，又名健身果。即便在山地瘠薄干旱的乱石堆中，它也能顽强健壮地生长。三月开花花谢，四月初抱在樱桃前成熟，素有秦岭“早春第一果”之称。

当然，你可别以为拥有这么好听的名字，它只是徒有虚名。阳坡奶奶肉质细嫩，放在嘴里基本感觉不出果核的存在，只需用舌头轻轻一卷，就全化了。那种清香与甘甜，片刻间顺着舌尖滑下喉，滋润胃肠与五脏六腑。有资料表明，它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氨基酸等多种成分，是老人、儿童和体弱多病者的上等补品。因果形特异可爱，状若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心”，尤其受小孩子的青睐；在热恋的年轻人眼中，它甚至成为一种爱情的象征。

小时候，附近山坡上的阳坡奶奶才开始由青绿变为黄红色，常常还不等鸟雀发现，就被我们馋嘴的孩子采食一



王璐

空。临走时，还贪婪地连枝条也折了带回家。

后来，我们相继住到镇上和二十公里外的县城里，每年春季回老家期间，若无意间碰到一簇正好成熟的阳坡奶奶，即便再忙，依旧忍不住伸手去摘，一个劲儿地塞入口中，甜甜地回味往昔与童年。

父母大概是见我们这般喜欢，每年阳坡奶奶成熟季节，便时不时地抽空上山摘回许多，用自编的小藤萝筐装着捐给我们。不过，我们怎能吃得那么多吃呢。多数被悄悄送给了别家的孩子，或放上多日，终因无法消化而不得不出点可惜地倒掉。尽管，我曾多次劝他们要尽量少摘一些。

其实，在各种食品极丰富的近些年，小孩子喜欢阳坡奶奶，不过纯粹是图个新鲜、好玩罢了；即便是我们，也绝非像过

去那样重在于吃，而是为了在亲手采摘的过程中，使城镇生活繁杂压抑的情绪得以释放，享受自然带来的轻松与快乐！

然而这一次，再见鲜红的阳坡奶奶，我只顺手摘下几粒塞进口中，连它的味道也没太在意。家事繁杂，母亲病倒住院，我简直有一种泰山压顶之感，哪还有过多心思去摘这种东西！

母亲却执意让摘些捐给我已经成年的女儿。我说都大了，又不是小娃。

见我迟迟未动，她就找来一只小纸盒，缓缓走出场院，独自去摘了。还边走边唠叨着：“娃还问起阳坡奶奶了哩，我去医院打针，多亏了她来接送。”母亲是一个生性好强又懂得感恩的人。显然，她是想以此作为对她孙女儿的回报呢！

然而她走到场院下边时，脚底像是被石子绊了一下，身子一歪，幸亏又立即稳住了。否则，对于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而言，后果不堪设想。“你慢些呀妈——”冲她喊着，我迅速跟了下去……

这不就是小时候发生在我和她之间那似曾相识的一幕吗？曾经不知有多少次，我摇摇晃晃地往前小跑，妈妈不也是这样神色紧张地紧跟在我身后，一个劲地冲我喊的吗。时隔数十年，这一幕竟又由我们重演，不过是彼此互换了角色。

等我到跟前她已就地坐下，先抬起大概有点疼的腿，试着转了转脚脖子，又用手捏了捏——没碍着，吓我了一跳。她低着头似在对我说，又像是自我安慰。接着，她侧转身，双手在地上撑着想站起来，努力了一次却没有成功。我伸手拉了一把，她才终于直起身。拍了两下衣服上的尘土，接过我从地上捡起的纸盒，抬腿再走的时候呼吸仍旧有些急促，那双脚，也明显有点跛……

父亲过世没几年，母亲衰老得更快了。将她接到县城后，老家木门上锁，房前屋后荒草萋萋；祖辈们走过的那段土路，若不是夏雨后次年夏季一年及时修补，估计早就无法行人……我回国的次数，也少之又少。

阳坡奶奶——这大自然的馈赠之物，静静地开花结果，静静地等待人们采摘。就像是母亲对儿孙们的爱，无私深沉。